

亦谈送礼

李秀丽

2006年12月25日于芝加哥

过去在国内当人民教师，既无权也无欲，所以无缘收礼也无需送礼，不知送礼与收礼的学问，只是偶尔听闻月饼大循环，到最后最后一个接棒者开盒享用时，里面已是发霉诸如此类的笑谈。

如今在大洋彼岸又当起了手里没有生杀大权的人民教师。因为我做的是补习老师，无需用分数来定学生的乾坤，也无需用学生的成绩来为自己提职，理论上也是无缘收礼无需送礼。

今天是圣诞节。圣诞节除了是庆祝耶稣诞生以外，圣诞精神是给予与分享，所以这里送礼之风非常倡盛，孩子送礼给老师非常的自然与真诚。我有幸成为200多个3岁到18岁学生的老师，圣诞前两次课，学生或家长几乎是排着队来送礼给我，或给我的助手，大家开心无比。

上课时忙，基本上没有时间打开礼物。下课后把这些红红绿绿的盒子袋子带回家，一个一个拆包，想想这些花朵幼苗，觉得平时的辛苦真是值得。这些大大小小的礼品，五花八门，想象力创造力非常之丰富。用一句话来概括：送者轻松，受者放松。

送者轻松

这些礼物中，细数一下，有比小孩巴掌还小的巧克力豆豆，几粒一盒的巧克力，几粒一盒的杏仁糖，两颗圣诞老人造型，两颗小熊造型，两颗礼盒造型，放成一盒的巧克力，一个咖啡杯，一个圣诞树上挂的小塑料球球，一个蜡烛，一小盒蜡烛，一个汽车上用的小小吸尘器，一盒巧克力类的糕点，一小瓶冲凉香波加一小瓶润肤液，一张圣诞卡，一个小花瓶，一个小相框加三串人工合成的水晶制品，一个放水果用的木盘，一条围巾，一盆小花，一个小雪人，一小罐糖爆玉米花，一个小陶罐里装几个小茶袋，等等，等等。

星期六是最后一次课，下课我正要关门时，一位母亲带着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气喘呼呼地在最后一分钟冲进门，两个男孩是我的学生，其中一个递给我一盆圣诞红，妈妈领着他们大声祝我有一个无比快乐的圣诞节。我对他们说圣诞红是我最喜欢的，给他们每人一个拥抱 (big hug), 并对妈妈说：“I love them all. Merry Christmas.” 妈妈说：“你都爱他们，太好啦，因为我女儿也快要报名上你的课了。”

下课后把一袋袋的礼物往家里运，都是学生的心意，真是礼轻情意重，我心里充满了喜悦。

送礼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真是件很头痛的事，要是国人在送礼时也真正讲究个心意，而不是心计，人生就会轻松多了。

受者放松

在国内，要是你收到这么多的礼物，可能你的心会比铅还重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你不帮人做点事怎么行？

记得那年我还在广东工学院教书，海校一位同事给我送来一盒月饼，这位同事是文革前的大学生，78年恢复考研，他就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研究生，一个纯学究，我们的友谊也是因为大家臭味相投，可想他给我送礼是多么的无奈与尴尬。那年他的聪明儿子由于谈恋爱，耽误了高考，只好争取上广工，来找我帮忙。我收到他的月饼，心情比他的还要沉重。这老兄病急乱投医，忘了我是跟他一样无能。幸好他儿子事实上不用我帮也能读广工，否则我这铅一样重的心会给我折寿几年。

这朋友走后，先生把月饼盒打开，里面的月饼都发霉了。我和先生会心一笑，表示非常的理解国情。

我收到这么多的礼物，怎么办？为人师表，当然是礼尚往来。

往年我会给有些学生即时回送一个小小的礼物，如金属船造型的铅笔刨，一枝铅笔等，或是回家给每人写一张感谢卡。今年手头刚好有无数的手工卡，比如立体绒布花盆加干玫瑰花卡，绒布半立体草莓贴在纸上的卡，三层纸立体圣诞树卡，绒布雪人贴纸卡，等等。送礼给我和不送礼给我的，每个小孩发一两张，大家都欢天喜地，一番送礼运动就这样扯平了。

至于我的助手们，有人送给我，也有人不送，我一视同仁。每年最后一次课，总是请他们去餐馆吃顿饭，他们自己点菜，一起吃，我付钱。今年去附近一个很雅致的日本餐厅吃中午餐，6个助手加我，吃得又饱又开心，还吃得干干净净，不浪费，才是\$62.50，加上20%小费，才是\$75。有时遇到最后一次课是晚上(星期三)，晚餐则贵一点，\$100多些。

礼物大循环

年轻时，凡是雅致可爱 (cute) 的东西，什么都想要。现在老了，收到所有的礼物，不论可爱与不可爱，都是多余的。一是没有地方放，其次是根本不愿意花时间擦尘搞卫生，让艺术品永放光彩。我无福享用这些宝贝，正好我是购物的低能儿，从来没有无事上街小破财的冲动，那怕人在商店，也没有聪明才智去挑出合适的礼物。这下学生可帮了大忙了。在家拆礼物时，心里就想着朋友的性情，觉得这件东西该谁享用，那件东西该谁享用，一下子这些礼物都有主了。

这次收到一个英国造的木果盘，内贴一幅木兰花的画，很雅致。我写卡给学生：“Dear xx, 非常感谢你送我的礼物，木兰花是我梦寐以求的花，我一直想在我的后院种一棵，可惜找不到合适的地方。如今你送了这个盘子给我，我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家欣赏美丽的木兰花了，你真有心。祝你圣诞快乐。”

卡写完，马上就动手写另外一张卡给意大利邻居，把这个盘子送给她了。她热爱艺术，热爱手工，热爱园艺，热爱烹调，这个盘子是为她设计的，要是留给我使用，真是会糟蹋了它。

说是这么说，过去十年，每年圣诞节我只与两家人互换礼物。一是意大利邻居，一是曾帮我带过小儿子的上海婆婆家。学生送的礼物，巧克力爆米花等，都循环到我的肚子里去了。至于那些有主的礼物，当我真正见到其主时，多半时间会忘记这些在地下室睡觉的小宝贝。

以前每年圣诞节期间都出去旅游，或回中国。今年是大儿子第一次从大学回家，年轻人再也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旅游了，因此一家人在家吃圣诞大餐，煮了不少好吃的。先生买了一瓶价值 \$120 的法国人头马和我对饮。“在国内，这瓶酒要是我买的，肯定不是我喝的，要是我喝的，肯定不是我买的。”他很感慨地说。我说：“好，喝得心安理得，再来一杯！”